

百梅書屋詩存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齊燕銘題

71416
57523

百梅書屋詩存

馬叙倫署

百
年
好
景
好
人
好
事
好
話

序

詩與春秋相嬗為用其義發自孟軻氏獨未聞以春秋治詩者有之則自叔通始春秋可以斷獄叔通之詩則正如老吏之平亭是非判定曲直昔董江都嘗作春秋決事若叔通殆可曰詩決事直合三百篇與春秋萬八千言為一鑪而冶之於戲詎不盛哉或謂叔通詩特變風變雅之遺爾何言乎春秋曰劉融齋有言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以是而言則謂叔通詩近於變雅可也然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群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

皆得以風刺厚王伯語以是而言則謂叔通之詩近於變風可也然風之為體比興多於叙述而叔通之所長則不在風諭詠歎而在直伸己意無所用其假託詩有六義本今文家所不談若以六義言則叔通之詩毋寧謂於賦為近毛傳專言興以其視比賦為隱也叔通之詩則質直無隱誦其詩不獨可以知其人直可以聞其聲其大聲疾呼若以誅亂臣賊子為職志者非明於春秋大義焉足以語此詩言志此叔通之志也叔通晚乃為詩兵火八年困頓怫鬱而詩乃益工余避地掃軌沾上知交音問殆絕叔通獨時時遺書相存注有所作輒寄示已更錄淨稿二冊屬為參

訂既又刪汰若干首稿既定寓書屬為之序曰吾兩人相知最深求序之意不在詩也欲以存吾兩人之真付諸兒輩余嘗謂叔通素抱豈僅以詩鳴者老作詩人可謂不遇顧即其詩言之亦大過人觀其懷瑜握瑾之操含深貫微之識離俗出塵之趣森發泉涌之思鑿嶂抉藩之力淖蹠邁進之氣宜其獨往獨來自成一家亦足以傳矣或又謂仲宣多愀愴之詞叔夜有峻切之過叔通之作無乃近之告之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此獨非風人之詩乎与叔通不尤近乎余不能學叔通所作而似能知其所憂者此殆叔通所以命序之意也夫乙酉三月二十四日林志鈞

中法之戰。余亦曾親見其狀。其時法軍
 將領。以五萬衆。與英德俄奧諸國。在
 中國之南。相戰。而法軍之敗。則已極矣。
 蓋法軍之敗。其故有三。一曰。法軍之
 兵。皆係招募而來。非如他國之兵。有
 訓練之功。二曰。法軍之糧食。皆係由
 外國運來。而非自產。三曰。法軍之
 將領。皆係庸懦。而非英勇。此三者。
 實為法軍之致命傷也。余觀於此。則知
 國家之強弱。全視乎人才之賢否。與其
 財力之豐乏。若夫人才之賢否。則又
 視乎教育之良窳。而教育之良窳。則
 又視乎政府之政策。此理之必然者也。
 余嘗思今日之中國。其所以不振者。不
 在於兵力之不強。而在於人才之不賢。
 而人才之不賢。則由於教育之不普及。
 故欲救今日之中國。必先普及教育。使
 人人皆有知識。人人皆有技能。則中國
 必能強矣。此余之所願也。

序

余交叔通垂三十年初未嘗知其能詩也比歲屏遠物役時相往還叔通始錄其所為詩以見示哀然成帙窮數月之力爬梳抉擇入其骨髓矍然歎曰叔通之詩叔通之人也於是就余所心得者加以旁注竊不自揣以為知言而叔通亦以所可所否不啻出自其肺腑者相推許此蓋吾二人論詩之始未嘗質之當世也今二人年俱七十矣叔通以詩見贈並督序於余於是又檢叔通之詩而讀之益信叔通之能詩而且自信世之知叔通之詩者莫余若也然既自信如是其篤而奮筆作序反不及前此之批竅引

決沛然莫之能禦者抑又何耶蓋詩道廣矣說詩者亦已衆矣以余之淺陋豈敢比附攀倚踵乎其後無已但揭叔通作詩之初衷與天下以共見可乎夫叔通之詩喜於論治其一身之進退繫乎朝野上下是非得失之故故所見者確雖立異己者於前而面數之輒俯首而不敢辯而其幽憂之思隨處觸發尤若有固結而不可解者至於紀聞則其性之所近凡名公鉅卿震鐸一世偶有一語失當為其心所不能平者必據事直書雖有孝子慈孫環伺其側亦不能為之曲諱他如朋友唱和率皆以道義相磨礱莊者如語錄婉者如傳贊摹寫畢肖不予以毫髮之假借故

受之者無不反省匿笑帖然心折若夫家庭子婦之間動之以誠待之以恕即新舊異轍但導以有可循之塗徑亦不苛其所難此乃性情之事工夫在乎詩外者又非他人所能喻也游山諸什能道山水之真狀其音節亦有為人所不能及者君疾世久並世之所謂詩人而亦疾之故贈余詩有且以詩人自解嘲之語余光緒壬寅秋遇王君書衡書衡呼余為詩人余謝之曰處今之世詩多人少倘去一字以見稱豈不更可貴乎書衡為之改容君詩宗臨川臨川詩云昔我有所言今也孰其咎君之詩亦此志也余惟山谷有云斯文如汝有正色此語似為君而設故余亦

曰叔通人也叔通之詩人之詩也人之詩自有其正色岸
然不可犯者在固不必藉解嘲以自貶也請以此語序叔
通之詩並以壽叔通何如乙酉六月李宣龔

序

余與君共硯席於涵芬樓者數寒暑君抱負政見知時不
與遂自匿晦然余以君鬱勃於中終必奮起以蘄與世樹
立初不測君以詩鳴世若余之所為老而彌呻吟於佔畢
閒也康稿宅成君投詩賀始一見而訝君之才力遽用於
此嗣是每一篇出輒就問於余君之能詩固自有其天才
也余豈能有毫末之助耶閒嘗與君尚論古之詩人君言
性情獨稱陶淵明言學理獨稱王介甫夫陶全其天王用
所學全其天者情動而言形用所學者理發而文見貴陶
之情貴其真也世惟重其入宋不仕而不知其棄官遠在

晉禪以前貴王之理責其識也世盡詆其施行新法而不知其學識高出當代流輩余生平亦篤好淵明介甫之詩且曾釐訂詹大和荆公年譜君贍余言不謂余為阿好鄉賢也嚴滄浪論詩專主性情創詩有別裁別趣不關學理之說淵明詩為言性靈者所宗矣其沖淡深粹果中無有物乎又譏其並代以文字才學議論為詩或諒其說以為病其末流競涉論宗識高如介甫師之者寧至是乎張芸叟謂介甫詩如空中有聲相中有色欲有倚著曾不可得寧為少性靈者乎是知性情學識二者不可偏廢其一也君將寫定其詩因述余与君論詩之旨揭諸簡端以告讀

君詩者是為序新建夏敬觀

自序

書足以記姓名余於詩亦然飽更世變偷息人間日月不
居百無聊賴但就所聞見所懷想所游覽所贈答記之而
已烏足以言詩顧亦有不能已於言者一時代之詩必以
一時代之事實樹之背所謂不失風人之旨者蓋在此故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惟詩有比興賦
春秋則比事屬詞其褒貶與美刺則一也離騷能繼三百
篇之後世人皆知之陶元亮生晉宋之際不為建安餘習
所滌染而託想黃唐若超乎時代而時代之隱痛寓焉少
陵不身際開元天寶或竟無所發舒不以詩名世亦未可

知梅宛陵答諸韓見贈述詩有道喪言空之歎是能切究
時弊者矣雖然要亦視其人之識為何如耳蘇東坡与王
半山相後先東坡未覺所生世有若何之盛然不妄故隨
意陶寫中若無物縱有諷刺亦仍粗於苟且自遣牢愁之
語語外固無餘義半山顧視民物隱然有无窮之痛而又
好學深思理与詞積無他識為之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
知道乎余因寫定余詩縱論及此或病其隘或斥為妄以
謗後之論詩者陳叔通時年七十